

## 第二章

# 真神大能分开红海

### 从西贡到广西省的东兴镇

我姐姐在解放后不久就结了婚。姐夫也一直在想办法偷渡离开越南，但是坐船偷渡去泰国或马来西亚的费用太高了，他付不起。当他知道我的舅舅鼓励我回到广州去，他就想到一个主意：他打算从西贡坐火车到北方的河内市（北越的首都），然后在河内想办法越过中越边界进入中国。一张从西贡到河内的火车票很便宜，而且我姐夫认识一些在越南北方的华侨。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去中国买东西带回越南，他们很熟悉那一带的路途。姐夫知道只要付一笔钱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带我们过去中国。姐夫计划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因为这个办法的费用非常便宜。

我去询问父亲的意见，他也很赞成我跟随姐姐和姐夫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我家虽然贫穷，但父亲还是储蓄了一点钱。他把偷渡的费用如数交给我，他还带我去买了一些衣服和背囊。我把母亲的骨灰装在数层塑料袋中，再用衣服把它包裹好，放在背囊里面。1978年2月初，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凌晨一点钟，我在家里吃过了开年饭，大哥就用摩托车送我去火车站，父亲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在火车站会合姐姐、姐夫和他们一岁多的儿子，然后一道坐火车北上。

火车到达河内市后，我们转车从河内去海防市。海防是一个沿海城市，那里有很多华侨。我们住在姐夫的朋友家里等候。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安排好一切，就带着我们乘小船从海防前往另一个小镇。从那小镇又辗转到了一个在边界附近的小村子，从那里可以走路到划分中越边界的河流，我们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在一天晚上，当河水低潮的时候，姐夫的两个朋友带我们涉水过河。河水高达我的胸膛，我不会游泳。我应当很害怕，但奇怪的是我毫不害怕。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平安充满了我整个心灵，我心里只是想着我终于带着母亲回国了。

过了河就是中国领土，那是广西省的一个小镇，名叫“东兴”。带路的两位朋友领我们到东兴的菜市场坐下，那时候是凌晨三点多钟，市场空无一人。那两位朋友叫我们等到天亮后，看到有人走过的时候就问人家怎样去公安局。他们说一定要去公安局自首，向公安说出偷渡的理由，恳求政府准许我们留下来。然后他们就涉水回越南去了。我们坐在一张长板凳上等候，大概五点钟左右市场的工人开始来上班。我们问他们去公安局的方向，然后就前往公安局自首。

我们到了公安局，就坦诚地说明我们是从越南逃过来的华侨，我们恳求政府收容我们。当初公安局的人员不肯收留我们，他们一再叫我们回到越南去。我们说回不去了，如果回去就要坐牢。那些公安人员叫我们坐在一旁等候。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如果他们

真的强迫我们回去越南的话，我就立刻把母亲的骨灰撒在泥土上。即使她不能安葬在广州，但到底她的骨灰混在她最亲爱的祖国的泥土中，永远不再分开了。然后我就跟那些公安人员拼了，让他们开枪把我打死。如果我回到越南被抓住，就要坐二、三十年的牢。我还那么年轻，如果我的一生就这样被毁掉，倒不如现在让他们打死算了，图个痛快。因为我已做好必死的打算，所以也不害怕担忧。

我们坐下不久，就看见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走进公安局来。从他们的服装可以看出他们也是从越南南方来的。他们也是来公安局自首，恳求政府收容他们。公安局人员叫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等候。不多久，第三批人来了，接着一群又一群，一批接一批的人陆续来到，有些是越南南方的华侨，但大部分却是来自越南北方的华侨。大概中午的时候，整个公安局的大厅都坐满了人。公安局的人员看见这种情况，他们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中午过后不久，公安局的人员带我们去附近一家小旅馆。我们都带着人民币和粮票，我们就在那家旅馆吃饭，然后休息。

第二天，一位从广西的省会南宁市派来的吴同志来到旅馆，他要找我们这批华侨谈话。从越南北方来的华侨都不懂普通话，即使在南方的华侨当中，懂普通话的人也很少。而我能说普通话，所以吴同志叫我当他的翻译员。他告诉我们今天来的华侨更多了，而且沿着广西、云南两省和越南的边界线上，每天都有大批的华侨逃过来。一些在北方的渔民华侨干脆全家大小驾着渔船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所以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我听了心中非常高兴，我知道中国政府不会把我们赶回越南去了。

我们暂时住在那家旅馆，我写了一封信给广州的舅舅，告诉他我已带着母亲的骨灰来到广西的东兴镇。几天后，我收到舅舅的回信，他说他和我表弟会立刻来东兴。再过了几天，舅舅和表弟从广州来到。这是我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的面孔很像母亲。他望着母亲的骨灰就差点流出眼泪来。三十多年阔别，本以为能再度团聚，结果却只看到一袋骨灰而已。

## 真神领路来到广州

第二天舅舅和表弟就带着母亲的骨灰先走了。临走时他把一张出差证交给我，他吩咐我用这张出差证去买车票前往广州。他也给了我足够的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让我在路上使用。

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越南华侨逃到东兴来，结果华侨的人数达到三万多人，比整个东兴镇的人口还要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居住，所以政府把我们迁移到一所学校暂住。从那些刚到达的华侨的口中，我们知道大部分在越南北方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华侨都准备回到中国来。而且中越边界之间有纠纷争执，中国政府正在疏散在边界各城镇的居民，做好战争的准备，看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姐夫、姐姐和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离开东兴前往广州，我们决定让我自己一个人先走，然后过一两天姐夫和姐姐才带着孩子离开。

东兴是一个小地方，广西的火车线达不到东兴。要从东兴去广州的话，路程是非常复杂。我要先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广西的省会南宁市，然后从南宁乘火车去湖南的衡阳市，在衡阳转乘从北京南下广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远行，我很害怕颤惊。但正是在这次行程中，我经历了一连串奇妙、难以解释的事情。

我用舅舅带来的出差证买了去南宁的车票，启程时间是早晨六点钟。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学校里其他的人还没起床，我就静悄悄地背着背囊往公车站去。一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奇妙了。因为如果有公安人员在巡逻的话，我就糟糕了，他们全都认得我的面孔。他们若看到我背着背囊走进公车站，就一定会查问我。那么不但我走不了，可能连舅舅都会被牵连在内。但慈爱的真神雅伟又伸出大能的双手把所有的人都调走了，让我平平安安地进了车站，上了公车。

我上车后，就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大概五十岁左右，样子和举止都很斯文有礼的叔叔在我旁边的位子坐下。公车准时在六点钟开出，我望着东兴的街道逐渐远去消失。我在这小镇里暂住了三个月，我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重来（一直到2017年的今天，三十九年已过去了，我都没有重回东兴）。

我和邻座的叔叔谈起话来，我忘记了是我还是他先主动开口。他姓“夏”，从甘肃出差到东兴、南宁、衡阳。我撒了个弥天大谎，我说我是广州人，刚刚中学毕业后不久就来东兴探望我的亲戚，现在要回广州去。夏叔叔听了，只是微笑点点头。我问他从南宁的公车站去火车站有多远，怎样买火车票去衡阳等等事情。他告诉我火车票不好买，有些人买不到火车票就被滞留在火车站很长的时间。我听了就害怕起来，在我的计划中，我从没计算过这一点。我傻乎乎地以为有了出差证、粮票和人民币就可以通行无阻，我实在太天真了。夏叔叔就安慰我，叫我不担心，到了南宁他会用他的出差证替我买火车票。

公车在下午两、三点左右抵达南宁，夏叔叔带着我去火车站。火车站里人山人海非常拥挤，夏叔叔叫我站在一个角落里，不要乱走，然后他去车票柜台买票。过了一会儿，夏叔叔就顺利地买了两张从南宁到衡阳的车票回来。那是一班夜车，晚上七点或八点开出，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时间还早，夏叔叔带我去一家回民饭店，我们吃了一顿回民菜的饭，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回民（回教徒）。饭后我们回去火车站，时间刚好可以上火车了。夏叔叔很仁慈，他真的仿佛我的亲叔叔一般地照顾我。他知道我喜欢看风景，他就让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来看个够。我们继续天南地北地谈话，我发现夏叔叔的知识很广阔，我无论说到什么话题，他都明白了解。

夜深了，服务员把车厢的灯关掉，乘客们都陆续入睡。我在离开东兴前的晚上就没睡好，因为太紧张了，接着今天一整天地舟车劳顿，到了晚上我已很疲倦，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第二天清早醒来，我才发现夏叔叔坐在通道的地板上。他把他的位子让给

我，好让我有两个位子，可以睡得舒服一点。我连连向他又道歉、又感谢，他只是微笑点点头，并没说什么。

湖南是中国的主要产米地区之一。火车进入湖南省后，车窗外面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令人心旷神怡。夏叔叔告诉我快到衡阳了，他说到了衡阳后，他要去另一个地方，我就要自己买火车票去广州了。我一听就害怕起来，夏叔叔看见我害怕的样子，他又动了怜悯之心。他安慰我不要害怕，他说到达衡阳后，他就打个电话给他的领导，看看可不可以把他的行程改一改，先去广州，然后再转回他本来要去的那个地方。

火车到达衡阳车站后，夏叔叔又叫我站在一个角落，不要乱走，然后他去打电话给他的领导。过了不多时，他满面笑容地回来说可以陪我去广州。他又用他的出差证买了两张去广州的车票，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按照时间表，火车将于晚上七点到达广州。我心里非常感谢夏叔叔对我的照顾，但我却编造了一个大谎言来欺骗他，我觉得很羞愧。火车快到广州时，我向夏叔叔道歉，我告诉他我骗了他，我不是广州的中学生，我是从越南逃过来的华侨，我去广州找我的舅舅。夏叔叔又是微笑点点头，然后他说：“我早就知道了，妳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的女孩子不像妳这样的！”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夏叔叔向我道别，然后他就默默掉头走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这三十多年来，与夏叔叔的短暂的交往一直存留在我脑海里。当我年纪越大，阅历越多，我就越觉得这段经历非常奇妙和难以解释。

首先，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帮助我？从南宁到衡阳那段路程，他愿意带领我和替我买火车票，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顺路。到达衡阳后，他本来要去另一个地方出差，却为了我的缘故而临时改变计划。而且他的领导也准许他这样做，那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帮助我是纯粹出于同情心，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人吗？既然他早已知道我在撒谎，我不是什么广州的中学生，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他应该把我交给公安局才对。即使他不忍心这样做，但他应该立刻与我划清界线，不相交往。因为万一我被捕的话，他和我在一起，那很可能会把他也牵连进去。我没有预订火车票，他用他的出差证立刻替我买到车票，不用预订，看来他是个地位蛮高的干部。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要小心，免得惹上麻烦，所以他应该立刻避开我这种来路不明的人。但是他却大费周章，甚至向领导请求改变行程，千里迢迢地护送我到广州。这确是无法理解！我知道这又是真神雅伟的奇妙作为。但祂使用一个回民（回教徒）来护送我，祂是不是借此向我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呢？

夏叔叔离开后，我就拿着舅舅的地址去问人家要乘哪一路公车去，另外一个叔叔告诉我乘14号公车。不一会，14号公车来了，我就跟着大家上车。车子离开火车站后，街道上的灯光就迅速暗淡下来了。不到一分钟，车窗外已经是一片黑漆漆地。我本来以为一看到舅舅家的街道，就可以下车，但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那可怎么办？现在是晚上七点多快八点了，如果我迷了路，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越想越害怕，双手都发抖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现在下车！”我就立刻下车。但下了车之后，周围一片漆黑，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街道上渺无一人，只有我独自站在那里发

抖。忽然我看见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就直朝着那点亮光冲过去。当我走到那亮光前，发现原来是一个房子里的灯光。我也豁出去了，不管好人坏人，先敲门再说。有人开门出来，又是一位叔叔，他问我找谁，我告诉他我舅舅的名字，我问他认不认识我舅舅。原来这位叔叔正是舅舅工作单位的同事，而且舅舅早已告诉他有一个外甥女要来了。这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奇妙的事情！

我舅舅的家就在这叔叔的房子的后面，他就带我去舅舅的家。当舅舅和表弟看到我忽然在门前出现，他们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我告诉他们我怎样遇上夏叔叔，然后夏叔叔护送我到广州，到达广州火车站后，我乘 14 号公车到了这里附近下车，接着横冲直撞地撞到舅舅的同事家门口等等事情。他们都说实在太危险了，而我是太幸运了！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还以为自己真的很幸运，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幸运，而是真神雅伟的恩慈和怜悯！

## 《第二章 (上集) 完》

---